

第四十四回 鴛鴦帳和尚婿談經 虎狼穴盜賊妻贈衲

詩曰：

光明寂照遍河沙，凡聖含靈共一家。
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才動被雲遮。
驅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
隨順眾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是空華。

單表了空、泰定南來探母，在寺中失散，被強賊擄至大營，獻與淮海李全大王，有梨花槍楊夫人收在帳下，要與錦屏小姐成婚，強送了絲鞭。了空不肯破戒，日夜與錦屏小姐講經宣卷，持齋念佛。二人同心學道，全不行男女夫婦的事，白日一桌而餐，晚來各牀而寢。後同錦屏小姐平了黑山賊回營，楊夫人要等李全大王回來，擇日完婚，也不強他。

原來大寇李全因降了劉王劉豫，奉了令旨，同世子劉麟領五千人馬，隨兀朮徵南，在淮安鎮守。後因兀朮四太子受了宋朝納幣稱媿的款表，將兵馬退回，因此李全回山寨，聽兀朮再圖進取。那日，進的營來，楊夫人、錦屏小姐接見一畢，問了平安。李全便問行後寨中得了多少金銀子女，各山寨主多少投獻。楊夫人叫營將把冊籍呈上看了——上有「沙彌了空」。李全大笑：「似此沙彌，要他何用！我們又不是南寺裡和尚、北寺里長老，收了他去燒香掃地、打鼓撞鐘。從來說，僧尼三不利，就該一刀殺了，撇在一邊，留在營裡做甚麼！」楊夫人笑道：「這個沙彌到比金銀財寶不同，他生得面如滿月，眉有毫光，果然有羅漢的威嚴、天人的相貌。我想，女兒今長一十六歲，這山寨裡，那得招個好人家兒子來為婿？這沙彌年貌與小姐相當，天賜一對姻緣，專等大王回營！揀取良時吉日，以完婚配。日後，我夫妻兩口又沒有兒子，有了錦屏武藝，和丈夫可以成其大事。」

李全便叫傳了空來見。只見了空穿一件茶褐僧衣，合掌當胸，不行禮拜，只打一個問訊，說：「南無無量壽佛。」這李全抬頭一看，見了空一表非俗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唇紅齒白，與錦屏小姐恰是姊妹一般，不覺十分歡喜。問了他生時八字，恰與錦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；又問他家鄉住處，說是山東武城縣南宮千戶家的公子，就知他是大家有根基的兒子。一面讓他坐了，細問來由。了空便將南來尋取母親，被寺中土賊劫擄到了大營，「專等將軍來發一個慈悲，放一條生路，得母子完全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說畢，淚如雨下。李全說道：「既到此處，就是天緣了，況與小姐生時一般，正是千里紅絲，姻緣已定。」即取了歷頭來看：「今日正是黃道良辰，不犯紅鸞天，吉星照命！」忙傳了令：「去整理合婚筵宴，與駙馬、小姐成親。」那營裡軍令森嚴，百般齊備。不一時，請了空回房沐浴，把穿的僧帽僧衣，早被服事的營兵一頓剝去。了空無奈，只得換上錦衣巾履，從書房裡鼓樂引出。錦屏小姐退入洞房，也沐浴更衣，從屏後一班細樂擁出。設下香案，李全夫婦看二人雙拜天地，兩邊營將都換了吉服，排列左右，營中金鼓吹打，聒天響亮。是好一對夫妻，但見：

男相莊嚴，女容端肅。一個價花貌雲裳，不亞帝宮天女；一個價修眉碧眼，渾如淨土比丘。一個要離色界無色界，安排坐象騎獅；一個要非想非非想，指望乘鸞跨鳳。不能阿難超三界，且使摩登困一牀。

二人拜了天地，回拜父母，交拜訖，差兩個兵婦權作媒人，送入洞房合巹。這了空不破酒戒，小姐也輕輕接來，放在桌上。點上燈燭，二人原是同居熟了的，也不做客，依舊對桌而坐。侍女送上茶來，吃了。了空焚上一爐檀香，高聲念一卷《大悲觀世音陀羅尼咒》，念咒已畢，又是一卷《金剛經》。直到一更時候，錦屏小姐卸了殘妝，卻來了空身邊坐著，講問佛法。因問了空：「這佛道中男女俱得成佛，卻要女換男身，來世方成佛道。請問：女身如何得轉？」了空答說：「《維摩詰經》說：有一天女說法，舍利弗言：『你既悟道，因何不轉女身？』天女說：『我從十二年來悟了佛法，求女人相，便不得見，又從何轉？即如做傀儡的，雕成木女兒，原非真相，又何必轉？一切諸法，亦無定法，況有定相？一有佛性，即非女身。』」

天女說佛法，云何轉女身，
參悟得菩提，女身已成幻。
譬如傀儡匠，幻化原無相。
非身於何轉，大身無分別。
而況諸佛法，執相不可議。

錦屏又問：「一切眾生如何脫得生死輪迴？」了空說：「《圓覺經》云：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就有恩愛貪欲，俱是輪迴種子。因此種種性根，卵生胎生、濕生化生，皆從淫欲而生性命。當知輪迴愛為根本。因此一點愛根生出欲來，就是男女紅白二點；從欲生命，就是生死輪迴公案。從欲為因，從愛為果；愛有順逆，欲有憎嫉。因此生出種種冤債、種種業因。既有輪迴，復生地獄餓鬼。但知諸愛不真，能捨眾欲，勤求如來圓覺境界一清淨身，便見如來。」

云何得輪迴？皆以貪愛故。
愛根生眾欲，眾生以為命。
各以不淨身，恩愛生顛倒。
究其輪迴因，生死在一念。
清淨不染塵，便得無上道。」

錦屏又問：「色聲香味觸法，以何因緣，從觸得樂？男女相觸才成夫婦，也有觸到好的、觸到不好的，還是觸好還是不觸好？請問觸字作何解說？」了空合掌而說曰：「《楞嚴經》，佛說阿難：汝常晨朝以手摩頭，於意云何？此摩所知，誰為能觸；能為在手，為復在頭？若在於手，頭則無知；若在於頭，手則無用。云何名觸？若各各有，則汝阿難應有二身。是故當知覺觸與身，俱無處所，即身即觸，二俱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錦屏又問：「既說觸非真性，那男女交觸，便有一種真樂從心中來，豈不是性？天人相交，以取代觸尚不能免，何況凡夫。請再參。」了空又說《楞嚴》而為答曰：「佛說阿難：又汝所明，身觸為緣，生於身識，此識為後。阿難一若因觸，以身為性，取代觸」

生，以觸為界。阿難，若因身生，必無合離；二覺觀緣，身何所識？若因觸生，必無汝身；誰有非身，知合離者？阿難，物不觸知，身知有觸；知身即觸，知觸即身；即觸非身，即身非觸；身觸二相，原無處所。合身即為，身自體相；離身即是，虛空等相。中外不成，中云何立；中不復立，內外性空。則汝識生，從誰立界？是故當知身觸為緣，生身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身與觸及身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錦屏聽經已畢，心大歡喜，向了空問訊，情願皈依法，了此輪迴。上了牙牀，垂下鴛鴦帳，和衣而寢，彼此再無相觸。了空焚了一柱香，自在一張禪椅上打坐，數息觀空，合眼跏趺去了。

捱得這待女心焦、家婆眼困，天已三更，瞧了瞧，姑爺在房裡和小姐還講經理。到了天明，傳到大王帳中，說如此這般和小姐終夜講佛法，要度小姐出家，通不曾同牀。李全大怒，向楊夫人說：「賊禿無禮，敢嫌吾女醜陋，以邪教外道蠱惑，不如殺了！」夫人勸道：「此僧乃有道君子，若是凡人，不知幾時和小姐成親了。大王息怒，待我慢慢勸他。」李全道：「我有一法：先把他拿來，看我行法殺人，自然畏懼，不敢不從，到其間自有主意叫他心轉！」

早起升帳，見了空不來謝親，即傳令刀斧手綁縛了空前來。了空正然打坐，小姐未起，早被幾個丫鬟走至跟前，把了空扶出，上了繩索。到了廳前，了空依舊念佛，全不恐懼。傳令：「綁出殺人場將軍柱上，剗出心來，吃個佛心湯！」當下傳入後宅，錦屏小姐梳妝不迭，三步做一步走出廳來，哀求：「大王且休動手。我小姐和他是夙世的佛緣，不在一時夫婦。若殺了此人，兒必不獨生！」忙上前去，拔出身邊利刃，將繩索割斷。這李全又是惱又是笑：「我正要嚇這賊禿，爭奈小姐護他，如何是好！也罷，叫他看我殺人罷。」即時傳下令去：「今日發十路嘍囉下山，不論僧俗，俱要活捉了獻功。一向山上不曾殺人，日日念佛，損了我的軍威。把和尚放了，押在殺場上看我殺人罷。」小姐明知嚇他，也要看看了空的佛性。小姐進宅去了。詩曰：

欲求恩愛反成仇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自是善財參得破，剗心截頸恨優遊。

了空在此遭困不題。卻說毗盧庵雪澗禪師，因燒佛得了一百八顆寶珠，縫在破衲裡，被賊僧了塵看見，盜取衲襪，逃走南行。也是佛法難容，出門來行到徐州地方，遇見一起鑿神和尚——一整有十二人，俱是棕團棕帽，肩挑經擔，胸掛佛經，打扮得十分莊嚴。每個人一條扁拐，條個大木魚，也有月牙鐵拐、降龍的銅鐘。看見了塵一個和尚，走得忙忙的，拿條短棍，就接住他一路同行。這了塵原是營武出身，不知江湖上叢林裡暗號，空做了幾年和尚，不曾云游一步，只道是一樣的和尚。那知這方上的鑿神成了一伙，如截路強賊相似，遇見孤僧孤道，假裝同道，便裏將來替他背包挑擔，如有銀錢的，就奪了打死在路傍；如有小沙彌，也裏來大家奸宿；如有尼姑，就裏來做個渾家，好不利害。今日了塵遇見這一起，如何脫得手！他見了塵精壯，就哄了來同行，假說上南海九華聽經說法。到了夜裡，捏了捏了塵沒甚行李，穿著個破衲襪，只叫他同兩個徒弟下路去化齋。這了塵心裡也打算：「沒有銀錢，那怕他們強梁！且搭伴往南好走，省的問路。」

行了數月，到羽山一帶，是淮安地方。天色將晚，一行十三眾和尚，走到林子裡歇息。只聽得一聲鑼響，走出五十個嘍囉來，簸箕圈一齊圍了，把包裹、禪杖上前奪了，俱上了繩，背剪綁著，往山寨上來。正是：太歲中間逢太歲，鑿神意外遇鑿神。

到了三更，走到一個大營裡。天明大王李全升帳，各處嘍囉將行路僧俗俱陸續解到。這李全一見，解到忠義堂大廳上，即叫刀斧手伺候：「今日捉的俗人，有錢買命的，俱各放回；凡有僧人，俱是邪教，惑人游食，詐哄良民，綁出去摘膽剗心，不許停留！」一時傳令，那殺人場上將這些鑿神和尚，一個個剗得精光，衣服包裹收在內庫，先砍下頭來，截成四大塊，拋在山後。不消說，這了塵和尚，只為一百八顆珠子，偷來不曾動得分毫，乾送了一條性命。詩曰：

衣底明珠卻暗投，刀山劍樹一時休。

得來至寶終無用，有寶何須分外求。

這了空看了，全不動念，佯佯不睬。李全看得明白，說：「此僧小小年紀，這樣膽氣，其實可敬，怪不得女孩兒和夫人說他是個好男子！」走下來一手扯住，喜喜歡歡，往後堂去了。那楊夫人在後堂上知道，又早設下筵宴。笙簫細樂，一齊奏起。錦屏小姐穿著一身豔妝，如天仙帝女，忙叫丫鬟取衣服替了空換了，一齊入席。知道了空吃素，也不相強，另備一席素菜油果，十分敬重。點了一本《曇花記·逢僧點化》。酒席上歌舞成行，香煙滿座。到了二更後，酒闌人散，使人扶小姐同姑爺回房：「料今番見我殺人的威武和款待的親情，再沒有不和小姐成親之禮！」

他夫婦二人依舊手攜手兒，兩意相投，不似新郎新婦模樣，好似情熟的了。送入房中，點得燈燭輝煌，侍女們都困倦，各自睡去，誰管這和尚的閒賬。到了三更時候，了空依舊不肯同牀。錦屏小姐便問：「師兄，你果無心破戒！昨日講的佛法，我也不肯自墮輪迴。但你今夜再不同牀，明月我父親定不肯饒你，那時我也不能再救，不如打發你去罷。我今和你相伴一年，雖不成夫婦，定是前世同伴修行的道友。你去後，我也要一心入道，要不從俗招配。待我父母歸天，往山東武城縣毗盧庵來訪你。你可留下一法名與我，我就此送你下山。」了空聞說，合掌拜謝。二人向天立願，與錦屏小姐起名「了緣」。

那時三更將盡，山下雞鳴，怕天明走不遠，被巡山嘍囉拿回來，如何救得。了空便道：「賢弟，我今細想，正是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當日來時，是一個和尚，如今穿著一身色服，又無木魚、衲襪，如何去得？到不如死在此處，也是我前世修因不全，今生遇此魔難。」錦屏細想一回道：「有了！今日父王在山上殺了許多游僧，剗得衣服、禪杖、木魚，俱在此處，待我到廊下去找一件來，送你去罷。」小姐走到前廊，果然堆了許多僧衣，即時取了一件破衲襪、一根禪杖、一個木魚。了空脫去俗衣，穿上衲襪，將禪杖挑了木魚，卻從後營一條小路——不通大營里路徑——小姐送出牆外，了空問訊，飄然而去。山上善神擁護，那消天明，離山走有二十餘里。正是：挑將明月為行腳，頓送柔情上法航。有詩為證：

善財參得別山峰，刀劍林中有玉容。

威不屈兮色不溺，這回樓閣去重重。

不知了空何日得見雲娘，錦屏何日再逢了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